庸齋集

三

庸齋集卷五　　　　　宋　趙汝騰　撰

永福縣修學記

永福邑大夫林君壬宗修學告成邑士陳彥信與其徒千餘人謁予請記焉居太博虞君鉞助其請者屢遂進陳生而告之曰予知也大夫修學之意乎曰將以教也予知太博賛記之意乎曰將揭所以教也則遂唯其請

而以臆見者與之語蓋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均為不以其道得然富貴則避貧賤則就何耶是義利之分取舍之判也夫是之謂仁仁非寓於貧賤也猒貧賤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而趨富貴非所以為君子也故繼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伯夷之志操即此章之推也故孔子予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孔子

歿曾子得其傳亦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又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氣象東都陳蕃范滂諸人實近之而未至者也蕃之言曰合亦食禄不合亦食禄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滂之言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蕃滂清裁廉尚潛扶漢鼎異時殞身殉國庶幾於臨大節不可奪者摭其言論風旨自論語中來也西

都之儒拒人言而衛王氏先身計而後宗社張論非不
盛行適足資識者之一笑甚至劇秦美新佐新殄劉其
於經術可知也史謂西都儒學東都名節岐而二之蓋
未之深考也已吾聞邑之前脩有黄公龜年劾秦檜罷
相去檜再相黄寓雲溪斥歸鄉貫其人凜凜有蕃之風
吳公元美多憤世嫉邪之作仇家織以媚檜至謫南州
以死亦庶幾於滂之惡惡矣二公所立卓然晚進至有
未識其姓名者是非任風化者之責歟邑大夫既新學

宮又舉學政其亦思以前脩氣節以淬士習歟夫士而以蕃滂自期其於道猶未也士而不以蕃滂自期其於道已矣雖然欲勵以黄吳氣節當先導以程朱問學程朱之學問顔魯之源委也學問正則諤諤謇謇者不磨學問不正則節守隨血氣而盛衰矣可不畏哉陳生與其徒皆以予言為然故書以授之俾歸告于邑大夫且以勉同志之士

論

論漢唐誅賞

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寛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寛大故事為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疎惟其詳審故事為每闗於念慮而或過于密然觀二君於封爵功成一事則皆有可得而言者高祖之分封自子房而下以及于灌嬰樊噲之徒無不各厭其欲至于雍齒以疇昔睚眦亦且矯情而賞之帝可謂無負諸臣佐命之功矣然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

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
弒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
義者其從順去逆已如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
文墨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
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論功之
際帝乃念不到此借使是時公已遠遯如介之推言不
及祿則綿上之田亦胡為而恝然也是非高祖用明以
寬而疎畧于事情耶太宗之報功房杜以善于謀斷英

衛以長于攻討勲庸稱為諸臣冠固宜爾也至于劉文
静語多怨望反狀已形時帝在秦府直謂太原首事文
静實啓其謀令處納言似謂乃翁報功之弗稱使文静
於此不自取禍敗則帝之即位也必首念此身之富貴
一皆文静之所効賞典之行未必不加之房杜之上太
宗亦惟知文静有密啓之功而不知文静以穿窬之輩
乘亂挾姦教人以窺伺鼎壐之謀在帝首當勸其父正
以無君之罪當如高祖面數丁公之不忠馘竿以狥衆

可也太宗方且欲重賞以報之帝雖周于事情果為有得於詳審乎即是而論董公為萬世之忠文靜乃萬世之賊高祖之待董公宜如太宗之念文靜太宗之念文靜宜如高祖之待丁公然高祖能嚴于誅而畧于賞君子以為似虧寬大之素而不害其為公太宗欲推賞而不加誅君子以為詳審之中純乎私

序

內制序

國朝故事無宗姓入翰苑者惟大本以宏詞南塘以甲科予離場屋遲素不習制誥之文誤為諸老見奬遂踵南塘給札李公太史心傳開史館辟予同劉公漢弼徐公元杰為屬予周旋中秘兩朞史館一朞忽除常丞兼表郎李公謂予曰故事為表郎則當兼詞翰之秩予方遜謝忽史院吏以除目示予兼翰林權直乃力援非宏詞甲科不當入辭不獲遂就秩其後史丞相嵩之解督府歸相位轉官適予當草制直筆無假借有箴砭嵩之

大不悅力辭三官不拜制予自是亦乞外者屢而不獲又其後以廷試多士宣予已至東華門有旨改高翰長京師喧傳史丞相故爲是也或謂恐發策太直予以是乞去得請守永嘉自己亥秋至辛丑夏凡歷三朞中間獨當草制一朞有半得制詔等文四百餘首然予每謂北門之職非但尚詞藻記問而已人主心術係焉故予於正邪是非之間每因詞令而爲上別白言之率以是取忤于人然不得罪于天下公論者則亦以是也因猶

子崇烟刋于家塾遂序而授之

外制序

淳祐甲辰上逐嵩之相范鍾及杜公範攺紀庶政明年乙巳程公公許徐公元杰相對為中書號為得人繼而徐公歿朝野嗟痛以起居舍人召余于婺州兼中書造闕會程公于絲綸閣下程公俾余書上房余遜不肯受只書下房故自乙巳至己酉凡五年皆只書下房惟丁未春應繇同知貢舉堂劄上房兼俾予書是時李公韶

以病力丐去又劉余兼翰苑撰述一時內外制上下房
文字皆予視草亦儒生榮遇也然予獨喜以書下房遂
得行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兄弟張橫渠四先生封伯告
詞非幸歟又下房大率行謫詞予未嘗敢沒人之善雖
不匿瑕亦不揜瑜間有謫非其罪而行詞亦皆不沒其
實如莫子文不肯任括田刻去常挺以齋宫卒閱降秩
是也又有詞頭雖隸上房而公論藉藉不得不釆為上
言者如疏鄭寀別之傑是也又有吏議貶其人非當留

黄不書而施行遂為之格如止王三俊之貶之類是也又有直聲為當世所稱者吏議逐之公議洶洶既留黄又為之奏于上申于都省如救李公伯玉諸賢是也大抵皆視公議如何耳予何心哉通計上下房制詞凡若干首福建刑使胡公予舊奉常同寅友也請外制藳刊于臺治遂序其本末而遺之

蔡覺軒模論語集疏序

聖賢不作而千萬世得以求其心者頼有書耳是以更

闡互繹不害其為愈精而愈密魯論師友答問書也善
待問者是書具矣更秦火不亡漢魏諸儒訓詁備至厥
後邢昺疏之然皆僅得於名物度數之間迨我朝舂陵
夫子獨得道之大原以倡二程二程張横渠三夫子繼
和之尹謝游侯吕諸人又和之是書各皆有訓詁義理
粲如也至紫陽朱文公集註出而始集大成矣前有集
義後有或問文公意未已也至集註則暮年更定之書
蓋其宗主程張及三先生之門人奇詞奥旨靡不畢備

間有網羅漢魏旁及蘇文忠昆仲范太史及南渡以來先儒一字一義之精亦皆在所不遺嗟夫何其粹也學者玩索而實踐之可也文公歿二十餘年其門人高弟皆不敢有所發明厥後勉齋文肅黄公授學者於華峯之上始著為通釋近建安覺軒蔡君模又著為集疏二書出愈精愈密矣勉齋親炙文公之久教學相長集注因之而更定多矣通釋大抵發明文公更定之意也覺軒則其先大父西山與諸父九峯節齋皆嘗從文公遊

而身又及事焉淵源厚而濡染深生雖晚而聞最多故

集䟽雖間以已意然皆采文公語録與文集及延平問

答勉齋節齋之説近時真西山諸人其説茍有合於文

公者亦間取其一二通釋則峻潔而篤實集䟽則沉潛

而縝密大抵作而未離於述也皆所以羽翼文公集註

之書也予聞覺軒學行甞數數為上言之覺軒殁其子

湛然文學彬彬訪予於建陽道旁及抱其遺書直至三

山而請序於予魯論集䟽其一也且曰先人將瞑目猶

拳拳於逝者如斯乎之一章予曰是非覺而後已者乎故樂為之序

蔡模易集義序

易之為言在太極先羲文作周公孔子述凡更四聖人矣其為書也廣大悉備豈直象辭變占而已哉左氏載易占法特其一耳蓋易可施於卜而非專主於卜也善言易者莫邃於濂溪善傳易者莫精於伊川通書曰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元亨

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又曰思者聖功之本吉凶之機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其神乎又曰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濂溪之旨伊川得之即陰陽屈伸往來闔闢之妙衍而推之於人事舉錯酬酢之間擬議變化之際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四聖人之藴具於是矣當是時書出而門人有泄天機之語伊川自謂止七分盖謙辭也朱文公因公用享於天子田獲三品等辭

遂有本義之作曰某彖占當如是某爻占當如是近世學者遂一切以卜筮視易而不知文公預憂之矣其原象曰程演周經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其警學篇曰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奥指宏綱星陳極拱其推程氏之易極矣其訓學者至矣豈專以卜筮言哉文公之高弟蔡西山尤通於易嘗授其子節齋節齋授其猶子覺軒今覺軒集義所載是也集義宗主程朱楊吕參之家學間又附以巳見於困卦言小人之困君子適足以

自困釋艮卦彖辭之止爲閑邪釋文辭之止爲聖人之
止是皆儒先之所未發大抵發明義理不專主占筮也
魯國男子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若覺軒者可謂
善學文公者覺軒之子湛然曰是書先君猶未脫藁予
曰義理其有窮乎天假覺軒數年其書又不止於此矣
湛然將刊而傳之俾予附名篇端不得而辭也

說

盛時立中字說

揖讓征誅異尚同符時義大哉闔闢卷舒瞻前忽後顔莫孔驟匪嗟一中聖時未就隣闢異室纓冠赴馬未之思也執中無權軻也誰師參傳子思君子之中君子之時

陳讜無黨字說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未為無心偏係之私豈若同人出門而同同又何咎至正大公陳子讜名字曰無黨何適何莫心平道廣魯坐徑坂春風三月徧走諸賢餐風茹

雪不避希文不薄臨賀毋亦黨乎知仁觀過

眉山孫夢得子良仁字說

仁字罕言匪言之訒天何言哉子則非隱如愚之回言下體認從事四勿風飛雷迅三月不違人欲淨盡曾氏之子以魯篤信任重道遠切問思近自省而入因唯而進吾儕何師回參為準在易之復聖發其蘊不遠元吉頻則為吝伊川四箴萬古心印求仁得仁春融玉潤

周一龍正學字說

周君士壯有文學氣節易名一龍星沙郡博士黄君
國字之曰正學盖取乾九二龍悳正中學聚問辨之
義周君復請說於予予誦横渠張子之言以告之張子
曰龍喻聖也學至顔子方可言龍雖伯夷之學未可言
龍盖夷有聖人之節回有聖人之學節立則百世而下
聞者足以興起學成則萬世之標凖孟子曰伯夷伊尹
皆古之聖人也乃所願則學孔子回之優于夷者以此
視孔子特未達一間耳回之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

膺而弗失即九二之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回之從事克己復禮即九二之閑邪存誠也回之無伐善即九二之善世而不伐也充此而上至於化則孔子矣孔子猶龍也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喟然之嘆其在斯時乎周君知勉所以立節矣予請誦九二之所以與顏同者演而明之夫士不志於學則已志學而不以顏為的非善射者也周君勉之

歐陽伯時字說

春而萌芽夏而長養揫斂於秋而閉藏於冬天之時如此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人之時如此知時之義者其發而中節之謂乎涉於過不及則必為小人而無忌憚故君子曰時中歐陽氏子年十有一育於外大父袁仲禮其生也有以時魚饋者袁君名之曰時時楚產也出必春莫漁伺之識歲月以其時也故以時名夫時非有知也乘氣而化時且如此今吾之時天所命也人欲既勝顛倒錯亂曽時之

不若故字時曰伯時而書其所以告之

立軒說示卓然

中天地生惟禮是執伯魚過庭子告以立子張參前敬則能集卓哉聖人年在三十厥功已深域則優入顔其喟然鑽仰莫及吾徒懋哉學而時習

徐直諒端友字說

人倫有五一廼友朋無間尊卑相須以成惟是取友有辱有榮與勝已居智識日增友不如已驕吝日生德鄰

不孤義同為朋咨爾輔仁勉我立誠尚友方冊以是準程彼薰彼蕕我渭我涇已正友正如響附聲求仁得仁否亦令名端友懋哉慰夫九京

徐直方立大字說

直方而大坤六二章坤之為德應天無疆惟方惟直惟大有常坤之六爻六二最昌臣道子道履之有光軻書亦云直大而剛浩然充塞爻義尤彰敬内以直義外以方大而包含進善莫量泗庭諸子參不可當毅而能弘

何用不臧立大懋哉仁伯不忘

祝煒明仲字說

吾聞降衷湛然虛靈貫理與事統性及情上智養之天粹天精下愚汨之日困不醒是以君子問學營營學為啓聵春空震霆學為剖蒙靈曜運行昭明為晉明本自生輝光為蓄光以養成濁明外景如火燭冥清明內景如水鑒形澄之又澄大學明明明明仲懋哉知至意誠

跋

經筵講義跋

主一周君錫既刊予鼇峯講義于家又索予頃在經筵日講說命至旅獒十三篇并刊主一為考亭勉齋之學者也故于義理之文拳拳然如此而予不足以稱然其請之力而不得以辭遂發篋以授之

徐徑坂銘棋埜徐侍郎墓跋

徑坂銘文周情孔思如麗日信星垂之萬世粲如也書

體崛奇勁拔追仙聖而侔造化可以慰棋埜九原之䰟矣

陳帥參南一奏疏跋

呂成公館職策議論精當文釆英贍學者所膾炙而朱文公獨謂不然以其不及時事也蓋成公主優游和平文公主慷慨激烈參議陳著郎奏疏醇厚正大不為劘拂嬰觸之論大抵自本原上發豈其見有合於成公耶抑有所待而後如文公之論耶著郎耆年宿德

而問學方如川至未可涯其語嘿皆不苟他日重登文
右班所論建必大有關於世道者此編特其權輿耳

贈蔡澹然跋

文公之道不絶如綫海内有三布衣猶得其傳予每言之上建之覺軒仲覺其一也未幾覺軒殁矣其子澹然以父書來請序予為之序易與論語矣澹然歸求予贈言予謂太末之里徑坂之巔有偉人焉子合擔簦褁飰而師之他日必能紹絶學而成令名子其勉之

跋鄧元觀詩

鄧元觀有詩才平澹簡遠予愛其題釣臺一聯云寒來暑往人千載月白風清水一灣蕭然於名利之外亦足以見其所慕尚矣然予嘗疑古人詩言志而未嘗志於詩後人志於詩而詩不足以言志然則尚求工於詩耶元觀生了翁之鄉為栟櫚之後其所以自勉者又當求於詩之外可也

跋林桂高詩

林君性老才器英拔識見深遠雖在韋布代公卿大夫任世道之憂别白當世人物某忠某佞某為善某為利皆言於未然已而果然予心甚異之厥後從徑坂游入匡廬居問學超詣詞藻驟進以一編詩遺予於湖山間讀之盡卷掃除腥腐呑咀菁華凌厲高遠駸駸當與后山相上下性老又謂予曰自得從徑坂後非人之門不登非禮之餽不拜是其甘處枯槁傲視富貴則他日之進未可量何獨詩哉

跋倪龍輔詩

近世詩人趙踸中最為雄傑每對予誦杜荀鶴早被嬋娟悞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之句擊節不能已又常欲彷彿其萬一他日予舉問南塘獨謂不然疵其出語太沾滯予熟咀此詩八句皆無毫髮憾而南塘之論乃爾是豈可與俗人言哉近得梅村倪君遺予詩一編深鉅高逈不肯為近世里巷歌謡語蓋知惡夫

沾溉者也惜也不及見南塘親炙其流波玉合之講貫益精含咀益深見諸賦咏必能運翡翠鯨魚於一致何蓟鶴之足云哉

跋楊君恢詩

楊君詩詞甚似其外大父植齋余為之擊節若司馬子長之外孫曰楊煇文釆風流與子長無辨今於楊君見之

李監簿誌銘跋

嘉定乙亥旱時應詔抗疏者數人陳公宓倪公千里與國子簿李公疏切直在諸公吟口而陳為最公陳六事忤中殿特甚予猶記少年時挽公詩有身登玉笋疏忤椒房之句今三十七年矣公之于大蓬以真西山誌銘示予俾跋予愛其銘文默于廷諱于朋夫誰不能平居吶然有疏萬言維公之賢數言併揭而書之

孫安人誌銘跋

參議陳著郎問學源於味道殿講文章源於水心侍郎

周旋二葉之間故其學有本文有法其誌內子孫氏特其文之一也然敘事簡質而不拙幽邃而不迂崛奇而不險則自水心來也孫氏配君子於貧約之中無愠容撫諸子於後先之間無二心非賢而能是乎著郎銘之無愧色矣

跋寶月老頌解多心經

寶月住持于心學拳拳如此而為儒者之學乃于放心不知求汲汲然於章句詞華之間亦可哀也哉

庸齋集卷六

宋　趙汝騰　撰

銘

施令君澹恪軒銘

鹽官令君施源父之先大夫辟南鄉之堂於地得古銅龜文刻安恪二字扁堂之後牖曰恪源父復以恪名軒朝夕自警求銘於庸齋趙某銘曰

維正考父校商頌作曰古先民執事有恪先正正獻仕

於孝皇小心謹恪以致賛襄厥後眾賢地中得龜有文曰恪扁堂以之孜孜令君克紹家聲朝夕寶茲軒以恪名昔劉康公嘗對於王敬恪恭儉臣道之常以恪守業不及於憂康公斯言有益世猷令君勉哉正獻之門其飭爾躬爾子爾孫

贊

蔡覺軒遺像賛

山澤之儒公輔之器稟厚體莊養深氣粹著書滿家有

道名世無忝考亭所命字義

祭文

祭克齋游丞相文

中興以來名相江表忠簡忠定衢饒二趙以道宅揆簡册焜燿厥後寥寥惟公克紹本原濂洛知學之要祓服家庭漸濡自少暨擢周行植立皦皦疏指權門痛哭原燎紹定乍去端平收召嘉熙融風排雲上叫明倫有疏血忱應詔淳祐初年操守勁峭薰心恥猶並歸尋荷篠乙

已改絃秉鈞郎廟以學告王說立惟肖以道覺民尹任不小丙午阨歲力扶世兆諸賢鳴陽羣邪息爝惜多牽挈沮莫運掉一念開誠杲日可照孤忠自知憸壬旁詛卞莊巧同晏公直鈞因危遂擠善刀為妙霅溪午橋臨流衎嘯手袖文富望穹馬邵靈光歸存落月孤皎訃音流傳搢紳相弔殄瘁之哀天意莫曉荷公已知不鄙庸謏嘗蒙專使來訪海嶠尺牋殷勤如侍色笑頃聞公恙為之心慓孫枝書來公已不瘳悲慟莫任阻送丹旐巫

裁哀詞以佐絜醲

祭考太中墳文

月正元日上親擢汝騰於要列控辭不獲已祗拜命行造闕庭逖遠松楸不勝悽咽惟是某衰老勉為宗社一出決不敢墜先訓虧晚節負天下公議我考妣其相之

祭弟帳幹墳文

月正元日上親擢兄於要列再控辭不獲已祗拜命行造闕庭違遠松楸不勝悵然敬以薄祭見忱爾其鑒之

弟味道道漳州使君祭文

頃哭大兄執手淚墮猶云斗粟賴爾同甑爾遽奄歿令我衰挫吾宗不多又弱一箇爾心甚平爾行無頗為善若渴棄榮如唾神何所疵乃降之禍天道親仁欲測則叵秋初書來簿書坎軻禱旱蔬食勸分事夥繼聆禳療醮拜勞殫請告治疾委政僚佐吾甚憂恐心如飛箭孰如永訣不報痊可抱恨一方莫適藥果遣介候爾一面亦蹉爾子書云爾逝如臥目未瞑間猶能寂坐何去之

速駭愕者懦莫視爾殮淚皆幾破傳聞漳氓號泣道左
追感循良龔黃治課生於桐鄉死留碩果每一慟爾不
覺哀過幾欲無生凡百廢惰爾旐來歸爾窀安妥英爽
凜然盍夢於我一樽酹爾文寫悲些
爾子崇鍴孝誠通天欲持饘粥以至三年吾為爾思只
有一子過於毀瘠則將何恃況其稟弱風寒易鑠若更
疏腸胃氣轉薄先王禮經以義酌情哀至滅性以不孝
稱吾為之懼俾勿茹素爾尚祐之顯揚事鉅

祭弟漳州使君文

月正元日上親擢凡於要列控辭不獲被旨趣行即日就道惟是日夜念弟未得窀穸今茲凡有遠行無由視爾葬事思之泫然流涕惟當執筆以發爾幽光菲祭并白此忱

祭鄭碩人欑所文

予歸來得間為爾卜地凡三年矣近始得一二所而日者謂爾葬年月未利且予又叨上親擢之命控辭不獲

被旨趣行旦夕即就道乃尚滯爾於欑房不勝悽惻之至敬以菲祭白此衷忱爾其鑒之

碑文

資政許樞密神道碑

淳祐戊申九月九日前僉書樞密院許公應龍薨於三山府第其孤峻以己酉四月奉公兆於聖泉寺西余適以罪歸里峻哭泣拜以端明李公韶所為事狀來乞筆隧道之碑予辭峻請益力經年不輟予惟昔者給劄玉

歲受書立上口五歲曉經旨間侍少保坐客以小兒氣
吞牛命屬之公應聲曰丈夫才吐鳳四座嘉歎一夕夢
至一所雄壯珍麗如王者居下有石石有字傍有導公
至其上又更導公歷踐十餘石覺以白少保少保曰石
上有字者文石班也汝異日踐其地十三善屬文時時
為儷語識者謂有詞掖氣少保殁侍福國夫人盡孝刻
志記覽之學日抄夜諷嘉定壬戌補入太學連取解嘉
定戊辰擢進士甲科教授臨汀作成後進甚至偶學職

缺員郡將意有所屬公一遵法守視分升降郡將無以奪漕檄主文富沙所得士後皆有聞徐參預榮叟其一也秩蒲堂差浙東撫掾畫諾有聲差戶部架閣除籍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輩歸附公慮山東有偏重之勢因登對有犇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公言除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時皇上踐阼公對首陳正心為治國平天下之綱領除秘書郎兼權尚右郎官除著作郎盜發汀邵綿亘數郡公登對乞以大軍土兵相

為應援招捕司得以便宜從事上皆嘉納旬外得守潮州汀邵寇甫平而郭寇陳三槍作出沒江閩廣間勢熾甚元樞陳公韡帥江西任招捕三路調官兵分道追勦潮連汀贛循梅惠盜聲搖四鄙興寧勇丁鍾全之徒乘釁起且逼境上公亟調水軍禁卒鼓樓赤砂兩寨土兵三縣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塹斬木塞途黙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井守室廬全妻子蒐補親兵日加訓閱時外邑警報狎至人心大恐郡僚欲

張皇陳利害公不為動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
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大軍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公
呼敏諭之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
鍾則陳不戰擒矣敏惟命公調民兵為先導敏以部軍
踵進擣其巢穴殲渠魁宥支黨三槍旋亦授首江西餘
醜蕩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輩隅總搜其裝多黄白
指為賊黨公疑而詰之乃梅鄉人嘗販牛潮陽援邸舍
翁以為證公立追問如其言遂還貲槖佐以歸費皆羅

拜咸泣去始人疑公儒者不嫺戎事及見公區處事宜
分别齊民静練雍容莫不嘆服僚屬請上功公曰守職
扞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地名山斜猺人所
聚自耕土田不納官賦禁卒與鬨公平决之其酋感悅
率父老鳴鉦擊筩踴躍詣郡謝公在潮恩惠孚浹去之
日闔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除禮部郎官因登對上謂
公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公曰民無不可
化顧牧民者何如耳臣治州幸免曠瘝皆陛下德化所

暨臣非曰能之除兼榮文恭王府教授力辭除國子司業時徐公僑為祭酒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公曰譽望固可得人然今之挾潤徧而求者皆譽望也不若差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徐公以為然時有憑勢干職者公力却之行之以公人無異議時至諸齋誨生徒以勉學行兼權直舍人除國子祭酒攝吏部侍郎外㦛内明吏不能欺邑子嘗請那移闕次公曰有法在兼學士院權直是日明禋肆赦甫竣事學

士院賚御筆不許辭免宣押至院中使出宸翰罷鄭清之喬行簡相獨相崔公與之俾草三麻文成如宿製次日文德殿宣布畢上遣中使召公公頓首謝上曰草制甚善公復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今草制述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庶幾君相之美兩盡上曰卿言善就令草勑書戒諭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嘉熈丁酉春試吏部侍郎陞侍讀權兵部尚書時楮弊折

閱甚喬丞相主行稱提之說州縣希旨奉承貧富交相
猜懼公奏從民便節用二說喬丞相然之奏只令五路
提刑分任責兼吏部尚書差同知貢舉丞相游公侶范
丞相鍾並命觀者如堵號主司得人一時所取又皆老
成知名之士除兵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三上章丐外不
允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請外旨免兼中書御筆除端
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公以足疾不便拜跪亟欲丐去
除大禮鹵簿使黽勉就職恭謝畢即五疏匄外會正言

郭公磊卿亦有論疏筆遂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歸
第徜徉奉祠凡十載頤養精健精力不減年少屬疾涎
作竟至大故享年八十二上聞輟朝一日積階至中大夫
致仕特贈大中大夫遺表上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禄
大夫公風貌偉重襟度粹夷立朝不躁不競不激不隨
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自掌故至為郎十有
五年而澹然無進取志晚由兩制登宥府是雖翰墨策
勛然亦守潮日治最可紀也黄霸功名起於治郡公其似

之娶張氏封魏郡夫人福國之姪男二人崧承事郎監
温州在城商税先公七年卒峻承奉郎主管兵户部架
閣孫男純仁承務郎銘曰為甲科郎早擅詞章澹於進
取館閣徜徉更出迭入來自潮陽一夕三麻遂躋玉堂
紫薇青瑣法從文昌何天之衢闊步高驤亦既宥府歸
歟故鄉寡欲無營深閟退藏匪名匪利清健未央甍訃
流聞枌梓痛傷尚有典刑無復堂堂於何式之東山之
岡

墓誌

提刑鄭吏部墓誌銘

吏部郎鄭伯昌莆田陳公寺丞宓之侄女婿也淳祐戊申夏五月十一日歿其孫至奉其喪窆於懷安縣之南溆泣血誌壙表墓而又謁銘於予三四年不輟曰不得是他日無以見先人地下余曰有子顯親足矣又假予言耶然每記端平初一時收招史彌遠所排擯之諸賢號為吏始而宰相鄭清之輕躁沾沾喜功利易楮履畝

開邊汰卒政令騷然外招邊釁內召卒閧下召民怨子弟用事賄道漸開搢紳奏疏但痛詆賈紹間彌遠之失而無有敢言時政之弊惟蜀士劉寺簿震孫登對首疵之伯昌繼之曰進退人材宰相職爾人言藉藉謂出家庭其後國政湯公中以封事痛斥清之聲振朝野無小大愚智皆偉湯而不知劉與伯昌為之先也是非可書之大者乎謹按伯昌名逢辰世為福之閩邑人曾大父煥故累贈太師益國公妣徐氏贈益國夫人祖珪故贈

太師兖國公妣林氏贈兖國夫人考昭先知樞密院兼
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累贈太師謚文靖妣黄氏贈吴
國夫人伯昌性至孝兒時刲股療親筮仕浙東帥機未
上改西外睦宗院丁吴國憂又丁知院憂服闋又連為
本生父母申心制端平初除將作監簿繼除司農丞大
宗丞金部郎官每登對與投匭見謂敢言一日因監長
蔣峴與同官會食謂孔子誅少正卯非是伯昌退而議
笑之峴聞而不悦既而峴除殿中侍御史會伯昌登對

言稍許遂劾伯昌去未幾都承王公伯大入對二疏尤
切直天下誦之亦為峴劾去人稱知院得子婿之賢淳
祐初伯昌得堂禀繼知衢州修學校寬征斂時史嵩之
當國其皂隸包輸楮皮為五邑害伯昌數其罪而黥之
有賢能聲推官馮惟悅才而賢伯昌以京狀與之察院
劉晉之劾馮惟悅贓污惟悅不受誣賦古風書印歷去
伯昌嘉嘆而和其韻奏乞坐謬舉之罰且為之辨晉之
復劾伯昌去徐刑使鹿卿嘉伯昌之去復和惟悅詩旋

又為晉之劾去搢紳傳以為盛事其後嵩之以經營起復罷相相范鍾與杜公範諸賢盡起伯昌得江西常平使者首劾戚里盧陵守王克謙時論偉之盱寇發守王侑告急伯昌以便宜從事調發撫軍勦捕宋刑使慈又調將王舜截寇入南路兩軍夾擊寇勢窮蹙約寧都隅總謝元為內應陽許之告王舜兩軍設伏以待賊至大發大破之宋旋為臺臣劾去伯昌得刑使其後郴寇作迫江西界朝旨復委伯昌討捕其時雩都寇又作伯昌

盡瘁區畫聲威不減為常平使時其後江湖帥皆召伯昌亦召為吏部郎改浙東憲甫歸枌梓而疾不起矣悲夫初娶李復娶陳皆封宜人男三人長至廸功郎充福建安撫使準備差遣次基以祖澤授承務郎季庚受遺澤予每怪伯昌生長富貴之家居鄉汎愛無小大皆得其心而能立朝遇事敢言奮發不避蓋其師慕陳公寺丞之為人每謂予曰某為丞相正獻公家婿一幸也親炙寺丞二幸也伯昌因寺丞益喜親師友招致楊君復

至仁時執經而取正焉然則士夫可無聞見之漸歟伯
昌為家令子為國讜臣使假以歲年益淬厲于學問則
其所成就又有大於此者悲夫銘曰莆正獻家得婿多
良猗鄭公鑑論事激昂英氣凛然不朽令芳尚有遺風
怡山伯昌惜正盛年未大施張每過南溆為之惻傷生
愛子文㦲發其光

陳平甫墓誌銘

予少從先君子太中宦游湖湘時外大祖莆田陳丞相

正獻公之從子審為船場嗜書博古與衆落落太中每

指謂予曰此爾母之從伯父才高志介而不偶於時小

子識之後十五年予客行都識船場之子平甫又六年

與都講楊君復皆客予寓寺鍾山相與為忘年交平甫

予再從舅情好尤稔每青燈相對商國史至夜分既而

予去為金陵征吏宦於朝平甫老於閭不出其後予持

憲節江左時湯國正中家著作郎擴陳架閣高子湯史

校漢饒都講魯老成名俊皆在或貽書或命駕談辯名

理終日甚思欲一屈吾平甫不果未幾改守金華忽平
甫之子君選泣血走書來請平甫誌銘予始而愕中而
悲末而悽惋不得與平甫一盍簪也又六年歸里君選
偕弟璪凡三歲而三自莆陽至請益力遂為之屬筆謹
按平甫字也名均贈太師冀國公誂其曾祖也贈朝奉
大夫正卿其祖也少力學請鄉舉益刻厲自奮中年慕
尚義理之學蓋正獻公丞相長子參議實有東漢陳太
丘之風次子匠監守次子承事定皆從文公游而承事

尤力於學早卒其次子寺丞定師黃文肅公幹尚友潘
君柄平甫濡染家世見聞日久又周旋寺丞之側時時
親炙潘君故於義利理慾之際尤別白寺丞在嘉定乙
亥丙子間立朝有直聲多平甫贊之人謂平甫為寺丞
時田承君方彌遠擅國以爵祿柔天下士夫能言者極
少寺丞持孤喙嬰羣鋒都曹胡榘薛極輩力擠之彌遠
亦欲害之賴寧皇容受不敢寺丞戴寧皇如天之恩甲
申聞遺詔嗚咽流涕不勝攀龍髯之痛力祈謝事不得

請改除廣東憲不就平甫與寺丞志好墳麓當對大廷亦辭太學歸里著皇朝舉要備要二書效朱文公通鑑綱目書法端平初鄭元樞性之為之奏聞有旨令送上官郡將楊夢信至其家索之平甫辭强之自携槀至郡郡聞於連帥録以進既而旌以官辭不受只稱前太學生人謂寺丞平甫彷彿漢疏廣受父子氣象其後郡將楊編修棟下車首訪平甫起以儀鄉泮力辭不獲深衣大帶從楊編修一至平甫周旋鄭元樞之門凡三十年

著書多資其力成名亦階之暮年勉為一出卒於三山年七十一待子至而殮六日容色如生元樞極力周其身後平甫為人淳篤清苦間義必為嗜學不倦自號純齋或謂寺丞以紈袴膏粱而植立易平甫以韋布空乏而植立難雖然是以跡論二人篤志於善則同也配薛氏先平甫歿合葬於莆田縣山之原男三人長君選國子進士次璪國子進士次琬女三人長適留寀次適鄭一龍次適留渠孫男三人必學必達必強予嘗狀寺丞

能以直聲著者福公有後矣後六年寺丞為廣東庾使
殁於官其子瓚與其壻李務觀泣再拜請銘其墓者三
年余曰是有雷變封事攻時相大節可書他可畧也謹
按舅氏名圭字表夫世為莆田人奉直大夫太府丞贈
直龍圖閣灾之子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兖國正獻俊卿
之孫太師吳國公詵之曽孫母梁氏繼母龔氏並封宜
人表夫少而靖愿未為父所知長染濡父學問日益警
敏以祖澤授承務郎筮仕淮西總所排岸再調泉州南

安丞知福州長樂縣丁父憂再丁繼母龔氏憂端平初有旨旌復齋之直令守臣親祠其墓陞擢表夫差提轄行在榷貨務除將作監簿除軍器監丞除大理丞差知漳州辛丑冬召除外府丞壬寅冬雷發非時人皆知咎嵩之而莫有敢言者表夫獨上封事曰冬至之日上天震怒無雲物可書之祥有雷電交作之異蓋廟堂獨運於深筴公議上壅於聖聰執政取易制之人間能自拔則輒懷顧忌侍從多黨同之士少或立異則罕見優容

至於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薦進多主於大臣擢用鮮出於聖意除目之未播輒先受其私恩白簡之既升率多承其風旨屈原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士夫怨怒陛下不及知故天悟以震怒之威大臣號為通兵法陛下悉付以邊防制閫之易命未幾強敵之雄心已啟屠寶應一邑而填於河塹者以巨萬計潰通川一壘而殞於鋒鏑者亦數萬人暴骨長城之下頭顱相屬於道人死如

麻誰復顧念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免冠而哭於太廟三日君不舉今所亡非一縣邑而陛下端拱於穆清大臣安處於廟堂民之殃禍若不聞知民心怨怒陛下不及知故天悟以震怒之威自督府之功賞不行於入相之後而江淮諸屯莫不咎朝廷之失信自揆府之鹽價頓穹於輿臺之手而京師莫不議朝廷之規利鹽價增長而券錢折閱則生計病於無聊功賞並廢而華要日遷則戰士不能無望悖氣横冐憒口誹謗反側

不安如懷私讐以至姦宄竊發於祠廟者有之奔潰散
出於隣境者有之或謀舉孤城而內應或勇爲敵國之
前驅禍本亂芽孰大於此軍心又怨怒而陛下不知故
天悟以震怒之威陛下必欲消弭天變舉漢以來策免
大臣故事聽其求去庶幾人心說而天意解嵩之不悛
明年遷大理正又明年遷大宗丞表夫丐去力差知潮
州至州首以訪民疾苦爲急凡互送風宜對折重破等
例槩公家緡錢者痛禁絶之悉樁外庫以助公費蠲租

母抱之他不使視翌早雨甚至哭指雲間曰見吾母過
冠甚側問婢輩皆曰斂時冠誠然吳準齋如愚入弔聞
之曰此孝感也坐苫讀孝經哭誦見者為之泣下父為
江東憲公餘約陳君高子饒君魯湯君漢談辨終日崇
堂從旁拱聽間質疑難於三人皆器之曰遠到也為詩
清絕多警句賦釣臺云船帆竟日趨名利山水中間著
釣臺賦月巖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其英拔如此學賦驟
進聞饒君魯之言遂亹亹於朱文公語孟等書嘗曰張

年歸家山溫燖故書間亦輯一二説以授學者每起童烏不與我玄之嘆悲夫崇堂殁之八年始得地於吾州葛琦之珠墩富沙司直張公毅然擇也定坐向者秦溪楊君克以辛亥三月朔日葬銘曰疇昔道路致爾大故痛倍昌黎誌女挐墓嬴博之間非爾家山珠墩首丘下利且安

朱夫人墓誌銘

東巖趙公彥後為三山名宗室趣尚儒雅風致高潔學

詩逼杜少陵陳后山學書逼王羲獻所至又庶幾宣秉
王良之清操予每樂道其為人其次子計院瓆夫以公
墓道之碑來請予諾之未暇也其季子主簿璝夫以事
來曰先凡所請先公墓碑差可緩璝夫不孝罪延母夫
人朱氏於今年仲春晦日殁葬日迫先丐銘以納諸壙
又曰母朱氏事父母孝甚外祖母杜氏嘗疾劇母露禱
減紀一算刲肝至再和糜以進杜氏立瘉延十有二年
亡之日與露禱之日合此孝感也宜得直筆以詔後予

為之竦然曰是與東巖法皆得書按夫人諱妙真永陽
人也曾大父廷傑故濰州通守贈朝議大夫大父明叔
故宣議郎父用康故不仕夫人早慧及笄配于東巖事
姑文安夫人盡孝東巖官未達萬里入蜀夫人從之備
嘗艱苦洎出蜀改秩宰安溪督左帑貧益甚遭煩言亟
出脩門囊空之無以歸浮家寓霅溪士友多之尤多夫
人之善處貧約其後東巖宦寖達歷使湖湘夫婦偕老
子璲夫瓚夫相繼取名第簪裳娛侍宗黨姻戚皆榮之

孫勿忘

卓氏墓誌銘

舊掾王畊以書走价至三山告予曰畊不孝殞其繼母丐先生一言以銘之畊死且不憾矣予惟昔者履霜之操尹吉甫繼娶子不見而作也子之母信賢矣夫子之請拳拳則又俱賢矣誌之以勉來者不亦可乎謹按夫人卓氏世為台州黄岩人曽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隱德弗耀王君居仁先室林氏生畊及六女中道殁繼室

夫人生哄畘及二女夫人撫諸子均一無前後之間也
王君先夫人二十四年殁諸子得所恃而成立慈順柔
良殖禮嗜善待宗族親戚雍而睦御婢僕肅而温鄉閭
敬而稱之生於乾道之壬辰殁於淳祐之己酉以次年
八月庚申與王君林氏合葬於小溪之原男三人長從
事郎前常州軍事判官畊次哄先夫人七年卒次畘女
八人適滕岳吴森陳蕚項濤項熊姚元章戴宗道一學
浮屠為尼孫男六鍈鉛鑾鉉釙冲孫女四尚幼銘曰其

心一兮其人吉兮來者式兮